

◎ 钱穆作品系列

湖上闲思录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钱穆作品系列

◎ 钱穆 著

湖上闲思录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湖上闲思录 / 钱穆著. —3版. —北京：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2.7
(钱穆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108-04037-4

I . ①湖… II . ①钱… III . ①随笔－作品集－中国－
现代 IV . ①I26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43087号

责任编辑 冯金红
装帧设计 蔡立国
责任印制 卢 岳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00年9月北京第1版
2005年2月北京第2版
2012年7月北京第3版
2012年7月北京第13次印刷
开 本 880毫米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5.625
字 数 94千字
印 数 35,001—39,000册
定 价 20.00元



三聯學術

著作权所有：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在中国境内（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地区除外）独家出版。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禁止以商业用途于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地区散布、销售。

版权所有，未经著作权所有人书面授权，禁止对本书之任何部分以电子、机械、影印、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。

序

我这一本《湖上闲思录》，是今年春天因着一位友人的一番怂恿而触机开头写起的，经过了约莫四个月的时间，积成这三十篇文字，把它汇集成册。我的生活，其实也算不得是闲散，但总是在太湖的近边，时时见到闲云野鸥风帆浪涛，总还是有一些闲时光的。我的那些思想，则总是在那些闲时光中透逗，在那些闲时光中酝酿。而且我之所思，实在也于世无补。我并不是说我对于当前这些实际的人生，漠不关心，不想帮忙。但总觉得我自己无此智慧，无此精力，来把捉住这些当前的实际人生之内里的症结，而试加以一种批导或斡旋。因此也只能这般躲在一旁，像无事人模样，来思考那些不关痛痒不着筋节的闲思虑。我也并不说我的那些闲思，便在此三十篇中告一段落。只因为我的闲思，总算是在此三四个月的闲时光中闲闲地产生，实际则只还是闲闲地记录写出。而

我想，读我书的人或许只想在三四日或三四钟点中匆匆读完。若我把这些稿子久藏不出，积压得多了，我又怕更引起读者的忙迫，要在几天或几个钟点的短时间里，匆忙地一口气来读我的太多的《闲思录》。忙读是领略不到闲思的情味的。因此先把此三十篇发表了，也好减轻读者们忙读的压迫。将来若使我续有闲思的机会，好络续地写出，再汇成续集三集，也让读者们好分集的闲闲地来读。

我这一本《闲思录》，并不曾想如我们古代的先秦诸子们，儒墨道法，各成一家言，来诱世导俗。也并不曾想如我们宋明的理学先生们，程朱陆王，各各想承继或发明一个道统，来继绝学而开来者。我也并不曾想如西方欧洲的哲学家们，有系统、有组织、严格地、精密地，把思想凝练在一条线上，依照逻辑的推演，祈望发现一个客观的真理，启示宇宙人生之奇秘。我实在只是些闲思，惟其只是些闲思，在我写第一篇的时候，我并没有预先安排如何写第二篇。在我写第二篇的时候，也并没有设法照顾或回护到第一篇。在我只是得着一些闲，便断断续续地思而写，这是些无所为的，一任其自然的，前不顾后，后不顾前。而且在我开始写这《闲思录》之前，怂恿我的那位友人，他早已给我一限制，不希望我长篇累牍地写，字数上他希望我不超出二三千字的篇幅。我开始既如此写，以后也便照

样写。而且我觉得，篇幅有了限制，也好省得我转成忙迫。心下预定了只写这些字，因而不致失却我开始写时的闲情。写了二三千字，我便戛然而止，我也并不曾想一定要把我当时的一番闲思像模像样地造成一理论。有时上面多写了些，下面便少说些，有时上面少写了些，下面便多写些。而且我每一篇在写的时候，也没有预定题目，有时想到较复杂较深邃的，也只在此三四十字中交卷。有时想到较简单较平浅的，也在此三四十字中交卷。写完了，随便拈篇中一两字作为题目装成一牌子安上。有些是上一篇未说完的，又在下一篇乘便补出。有些是上一篇已说到的，又在下一篇重复说及。有些是某一篇只当是某一篇之一隅举例，有些则两篇之间又好像有些冲突不一致，有些是尚多言外之意，也懒得再申说。篇目的前后，全照动笔的次序，没有再编排过。中间有一两篇是宿稿，因为文言白话的体裁关系，而把来略略地改写的。然而这些总还是我一人之所见，而且近在四个月中间写出，应该是仍还有一个体系的。这些则只有让读者们自己去认取。我只请求读者们在临读时，也先把自己的心情放闲些，则一切自易谅解，一切自易愿恕。

怂恿我的那位友人，使我触机开头写这一本《闲思录》的是谢幼伟先生。他为《申报》馆的副刊《学津》讨稿，我的稿开始了，但《申报》的《学

津》停刊了。我引起了兴头，终于有此一册小书。
让我乘便在此感谢谢先生的一番怂恿。

一九四八年夏钱穆识于无锡荣巷

目 录

序 / 1

人文与自然 / 1

精神与物质 / 4

情与欲 / 10

理与气 / 15

阴与阳 / 20

艺术与科学 / 24

无我与不朽 / 30

成色与分两 / 35

道与命 / 40

善与恶 / 45

自由与干涉 / 50

斗争与仁慈 / 55

礼与法 / 60

匆忙与闲暇 / 65

科学与人生 / 70

我与他 / 74

神与圣 / 78

经验与思维 / 82

鬼与神 / 89

乡村与城市 / 94

人生与知觉 / 99

象外与环中 / 108

历史与神 / 115

实质与影像 / 121

性与命 / 127

紧张与松弛 / 133

推概与综括 / 140

直觉与理智 / 146

无限与具足 / 153

价值观与仁慈心 / 159

跋 / 165

再跋 / 166

人文与自然

宇宙之大，只须稍读几本近代天文学的书，便不难想象。当你在夜间仰视天空，虽见万千星座，密布四围。但那些星与星间距离之辽阔，是够可惊人的。群星之在太空，恰应似大海上几点帆船，或几只鸥鸟。我们尽可说，宇宙间是空虚远超过了真实。虽则那些星群光芒四射，灿烂耀人，但我们也可以说，宇宙间是黑暗远超过了光明。

在宇宙间有太阳，在太阳系里有地球，在地球上万物中有了生命，在生命里有人类，人类在整个宇宙间的地位，实在太渺小了。譬如在大黑深夜，无边的旷野里有着一点微光，最多只照见了他近旁尺寸之地，稍远则全是漆黑，全是不可知。人类生命历程中所发出的这一点微光，譬喻得更恰当些，应该如萤火般，萤虽飞着前进，他的光则照耀在后面尾梢头。人类的知识，也只能知道已然的，凭此一些对于已然的

知识与记忆，来奔向前程，奔向此无穷不可知之将来。

你若太过注意到自然界去，正如行人在大黑深夜的旷野里，老把眼睛张望到无边的深黑中去，将会使你恐怖，使你惶惑。但有些人又太过看重他个人的生命，当知个人的生命依然是一个自然，一样的虚空胜过真实，黑暗胜过光明，一样在无边深黑中。人类的心智，则偏要在虚空中觅真实，黑暗中寻光明，那只有在人类大群已往历史文化的累积里面去寻觅。这些经人类大群已往历史所累积着的文化遗产，我们称之为人文，用来与自然对立。这是真实的，光明的，但这些也只是萤尾梢头的一点微光。

人类已往生活中所积累的一些历史文化遗产，如何得与整个大自然界长宙广宇相抗衡，相并立。但就人而论，也只有这样，这是所谓人本位的意见。在中国传统见解里，自然界称为天，人文界称为人，中国人一面用人文来对抗天然，高抬人文来和天然并立，但一面却主张天人合一，仍要双方调和融通，既不让自然来吞灭人文，也不想用人文来战胜自然。

道家也有天人不相胜的理论（见《庄子》），但道家太看轻历史文化的群业，一个个的个人，只能说他天的分数多，人的分数少，一面是警乎大哉，另一面又是渺乎小哉，如何能天人不相胜呢。所以荀子要说庄子知有天而不知人，但荀子主张人类性恶，这也没

有真认识人类历史文化群业的真相。你若一个人一个人分析看，则人类确有种种缺点，种种罪恶。因为一个个的人也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已。但你若会通人类大群历史文化之总体而观之，则人世间一切的善，何一非人类群业之所造，又如何说人性是恶呢？西方耶教思想，也正为单注意在一个个的个人身上，没有把眼光注射到大群历史文化之积业上去，因此也要主张人类性恶，说人生与罪恶俱来，如此则终不免要抹杀人生复归自然。佛教也有同样倾向，要之不看重历史文化之大群业，则势必对人生发生悲观，他们只历指着一个个的个人生活来立论，他们却不肯转移目光，在人类大群历史文化的无限积业上着想。近世西方思想，由他们中世纪的耶教教义中解放，重新回复到古代的希腊观念，一面积极肯定了人生，但一面还是太重视个人，结果人文学赶不上自然学，唯物思想泛滥横溢，有心人依然要回头乞灵于中世纪的宗教，来补救目前的病痛。就人事论人事，此后的出路，恐只有冲淡个人主义，转眼到历史文化的大共业上，来重提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老观念。

精神与物质

人类往往有常用的名词，而一时说不清他的涵义的，如精神即其一例。

精神与物质对列，让我们先说物质。粗言之，物质是目可见耳可闻，皮肤手足可触捉的东西。精神与物质相对列，则精神应该是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触捉的。不可见，不可闻，不可触捉，则只有用人心的觉知与经验。所以我们说，精神是不可见，不可闻，不可触捉，而只可用人的内心觉知来证验的东西。这一东西，就其被觉知者而言，是非物质的，就其能觉知者而言，也是非物质的。明白言之，他只是人的内心觉证之自身。所谓内心，其实只是一番觉证，而所觉证的，依然还是那一番觉证。能所两方，绝不掺有物质成分，因此同样不可见闻，不可触捉。下面再仔细道来。

生命与物质对列，物质是无知觉的，生命是有知

觉的，草木植物也可说他有知觉，只是他的知觉尚在麻木昏迷的状态中。动物的知觉便渐次清醒，渐次脱离了昏迷麻木的境地，但动物只能说他有知觉，不能说他有心，直到人类才始有心。知觉是由接受外面印象而生，心则由自身之觉证而成。所以在动物的知觉里面，只有物质界，没有精神界。精神只存在于人类之心中，就其能的方面言，我们常常把人心与精神二语混说了，这是不妨的。

人类的心，又是如何样发达完成的呢？人类最先应该也只有知觉，没有心。换言之，他和动物一般，只能接受外面可见可闻可触捉的具体的物质界，那些可见可闻可触捉的外面的物质离去了，他对那些物质的知觉也消失了。必待另一些可见可闻可触捉的再接触到他的耳目身体，他才能再有另一批新的知觉涌现。因此知觉大体是被动的，是一往不留的。必待那些知觉成为印象，留存不消失，如此则知觉转成了记忆，记忆只是知觉他以往所知觉，换言之，不从外面具体物质来产生知觉，而由以往知觉来再知觉，那即是记忆。记忆的功能要到人类始发达。人类的记忆发达了，便开始有了人心。墨经上说：知，接也。人的知觉，是和外面物质界接触而生。但知觉成为印象，积存下来，而心的知觉，却渐渐能脱离了物质界之所予而独立了。能不待和他们接触而自生知觉了。换言之，心可以知觉他自己，便是知觉他以往所保留的印象。

象，即是能记忆。如是我们可以说记忆是人类精神现象之创始。

人类又如何能把他对外面物质界的知觉所产生的印象加以保留，而发生回忆与纪念呢？这里有一重要的工具，便是语言和文字。语言的功用，可以把外面得来的印象加以识别而使之清楚化深刻化。而同时又能复多化。有些高等动物未尝不能有回忆与纪念，只是模糊笼统，不清楚，不深刻，否则限于单纯，不能广大，不能复多。何以故？因他们没有语言，不能把他们从外面接触得来的印象加以分别部勒，使之有条理，有门类。譬如你有了许多东西，或许许多件事情，不能记上账簿，终必模糊遗忘而散失了。人类因发明了语言，才能把外面所得一切印象分门别类，各各为他们定一个呼声，起一个名号，如此则物象渐渐保留在知觉之内层而转成了意象或心象，那便渐渐融归到精神界去了。也可说意象心象具体显现在声音中，而使之客观化。文字又是语言之符号化。从有文字，有了那些符号，心的功用益益长进。人类用声音（语言）来部勒印象，再用图画（文字）来代替声音，有语言便有心外的识别，有文字便可有心外的记忆。换言之，即是把心之识别与记忆的功能具体客观化为语言与文字，所以语言文字便是人心功能之向外表裸，向外依着，便是人心功能之具体客观化。因此我们说，由知觉（心的功能之